

# 土瓮

□ 戴永瑞

村庄的泥土味已经淡去,但我一直认为,有泥土味的村庄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庄。土瓮,一个很生疏的名字,它在岁月的尽头散发出灰白的光芒,谁赋予了它的生命,谁又将它与村庄为伴一起走过苦难的日子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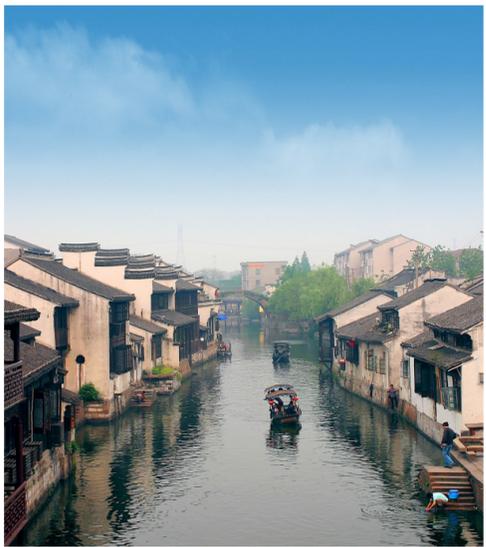
在土屋的角落里,我依稀记得那里有一只土瓮。灰白色的身子,腹部凸起,安静自然,仿佛端坐的禅者,心无旁骛,通身透着睿智的光辉,也仿佛自从有了脚下的大地也就有了它的存在。

我家的土瓮还是祖母亲自制作的。秋后的黄昏里,祖母用湖底的油泥泥伴着散发着清香的稻草,一圈圈做成的。有了韧性的稻草,泥土在片刻之间有了灵性。做一只土瓮需要耗费很多时日,因为等一两圈稻草为筋骨的泥土风干了以后,才能继续添加。这样泥土、清水、稻草和时光搅拌在一起,就有了与现实对峙的资本。祖母很懂得美学,她临了还要在内壁和外壁涂上泥土,使之显得光滑透亮,看上去柔和温暖。土瓮可以存放稻谷、花生、菜籽、豆类,一年的收成装在土瓮里,心底就有了满满的安逸和自在。土瓮存放农作物,可以防止老鼠偷食,要知道那时候的乡下老鼠成群,家家养了猫也无济于事,只要存放在土瓮里,老鼠就只能围着团团转,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其实,用土瓮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能够防火。好几次,村里有人家引起火灾,烧光了房子,又烧光了家具,最后烧光了家里的粮食,这是最让人伤心的。房子可以重建,反正都是土屋,花些工夫就行了,家具也无所谓,乡下的树木很多,随便剥棵树,砍砍刨刨树木就行了。粮食之类必须由土地赐予,全家老小的嘴巴全指望看。有了土瓮,粮食之类再也不会被烧掉,至多土瓮塌陷,大火奈何何?

那个时候,姑娘家找婆家,不要看你家房子如何,先要看家里有几只土瓮,土瓮大小如何,最好能探一探其中的虚实,可想而知,土瓮在当时有着怎样的意义。我家的土瓮大多时候是空的,最多放些豆类,秋收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存粮,但没过几天,粮食全成了腹中之物。从田地里忙活一天的大人回家,先要掀开土瓮的盖子,看看有没有充饥的粮食,然后才去歇会。看到有金黄的稻谷躺着,心里自然有了希望和劲头,如果看到里面空空如也,会抚摸着土瓮的腹部,酸涩和着泪水一并吞下。艰难的日子里,土瓮作为精神的象征,支撑着全家人的生活信念。

祖母将省下的糖果偷偷地给了我,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家里的土瓮,我会将糖果藏在土瓮的底部,兄弟姐妹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秘密。所以,我会在大人们都叹气的时候,神奇地将糖果放到他们的前面,让他们破涕为笑。

土瓮,农耕文明中与村庄一起生长,很神奇地从脚下的泥土中站立起来,将苦难的日子挤到角落里。每年的春节,父亲总要亲自写上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贴在土瓮上,庄重安详如眼前的土瓮,那一刻,乡下人便有了对抗一切的力量……



# 静夜品茗听雨声

□ 徐学平

夜静,微凉,雨敲打着窗户。忽然想起小区门口那家茶社的一副楹联:“静夜品茗听雨声,美人心语入梦来。”想来,那应该是一种境界,今夜,我也品茗听雨声……

我一直认为,茶是一种最能调动人感官的饮品之一。品茶,是一种享受,是一种品位,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。清茶一杯,它所带来的与如今社会格格不入的是草木的清香,并携带着曾经陪伴远离尘嚣的茶树在生长过程中的雨露、山风、云雾之灵气,令人心境平和,让人备感亲切,静心品茶犹如在细品自然。

水新烧,杯清透,茶为西湖龙井。我喜欢绿茶的随意性,很休闲,无须繁杂的泡茶工序,一只玻璃杯,取一小勺茶叶放入杯底,滚开的沸水徐徐注入,茶叶翻飞,卷曲的身体兀自打着转儿,随波沉浮,缓缓舒展开,又慢慢沉入杯底。茶叶仿佛生命复苏一般地徐徐舒展,水也渐渐染上了沁人心脾的绿,水色由淡渐渐变浓,仿佛盛了漫山遍野的春色跃于眼帘。

双手握住杯身,杯中绿意盎然地醒着几片绿绿的生命,任热流缓缓从掌心蔓延开来,闭上眼低头轻轻吸气,茶香弥漫,一缕清香萦绕而来。桌前明灯,一杯好茶如知己相伴,恍若伊人端茶送盏的佳境,且不看佳人神态,单是这一杯翠绿的汤色浅藏着醇香,犹似心上人款款注视轻声细语而来,便有了些许醉意灵感,或许会有一帘幽梦,或许会留下千古佳话。

举杯浅呷一小口茶汤,茶水带着清新自然的气息绕肠缓缓滑下……窗外,雨丝渐密,轻烟笼起,天地开始朦胧,影影绰绰,白雾升腾,远处的景观开始缥缈起来,如置身仙境。雨点,或浓或淡,或疏或密,或远或近,或回旋在屋檐的瓦缝中,或敲打在窗户的玻璃上,或飘落在芭蕉的枝叶间,一如技艺高超的乐师正在击节而歌……

清茶一杯,看杯中娇嫩的芽尖三三两两簇拥在一起,仿佛女子的心事,或浓或淡,在低语倾诉。清茶一杯,看杯中新叶你挨着我,我挤着你,尽情舒展着身姿,缕缕茶香让雨夜饱满丰盈了起来,片片的绿意让记忆湿润温暖如春。我爱喝茶,喝茶的时候,总会想起日子里林林总总的过往,就如一杯清茶,交织着苦涩和甘甜,淡香幽远。

雨夜茶香,像丁香一样的姑娘悄然走过小巷,留下油纸伞无法带走的暗香;雨夜茶香,像大山一样的汉子正在海边凝望,望不尽远在平原上的那一片故乡;雨夜茶香,淡淡的记忆淡淡地蔓延……



# 镌刻在记忆里的方言童谣

□ 刘建芳

这次北京之行参加亲子课程培训,香港的敏尼老师在讲亲子音乐游戏中的节奏感知时,范例是《摇摇摇摇到外婆桥》,现场老师分别扮演家长和孩子,边说儿歌边有节奏做前后拉扯动作。时间在亲切自然的流动中,把人的思绪带进了故乡的原风景!让我们眼前一亮。

这些方言童谣就是我们的童年,随口都能说出几条来。而如今的孩子在幼儿教育中,使用童谣的频率是比较高的,童谣是在儿童中流行的歌谣,通俗易懂,朗朗上口。而用方言童谣对孩子进行教学,我们真是没有尝试过,不是不会,而是思维认知的固化和现代教育的缺失。

现场的活动引发各地老师的浓厚兴趣,敏尼老师试着问道:“用朗朗上口的家乡童谣,谁再来玩这样的游戏?”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下面的这则盐都童谣——“牵茉莉,捺多捺,捺哈面来带舅奶,舅奶不在嘴带舅妈,舅妈嘴撇子,扒兔子皮做裤子。”在我家乡童谣的节奏中,大家的互动更是异常兴奋,因为听不懂的方言感到好玩,却又说得如此押韵上口又感到好听。课结束后,在和敏尼老师交流中,她建议在我们的亲子课堂,就可以用上这些方言童谣,也建议家长和祖辈参加亲子活动,可以挖掘他们的资源。

记得蒙台梭利说过:“教育真正需要预备的是自觉性的学习,要培养一个能帮助生命发展的教师,不能只停留在知识性的学习,它必须包括品行的训练与精神的预备。”幼儿的教育,在给他们开拓知识的同时,文化的传承更不能丢。而现在又有多少孩子还能流利的说方言?还有多少孩子能听懂方言?学校进门标语“进校园请讲普通话”,如果说有方言的孩子,还会受到耻笑,在家庭中家长只与孩子讲普通话,更别谈教孩子说传统的方言童谣了。

其实大家都知道,记住每一首方言童谣,在潜移默化中把根留住,把希望放飞。方言童谣更能够分辨出更小范围的群体语言特点和规律,对研究各地的语言文化有

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效果。如今我们的教育也有矫枉过正的东西,据了解,我们已经不少大城市和地域开始拯救方言的行动,听说上海某知名幼儿园入园条件之一就是会说上海话,还会在日常课程里安排纯方言课堂。

已有行动想必是好事吧!不想那么远了,我细搜到起记忆中的方言童谣,真的很有意思……

宝宝睡在摇窝里,大人一边摇一边哼唱:宝宝乖,吃鱼鳃;宝宝形,吃鱼冻。

两个小伙伴吵架时谁上茅房,就拿谁开心:牙月亮堂堂,XX去茅缸,茅缸有点滑,跌得屁刮刮。

带有革命教育的童谣:刘胡兰十五岁,参加革命游击队,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。

鼓励学习的童谣:留级生,剥花生,见到老师不吱声,见到校长头一玩,眼泪淌到脚后跟。

玩游戏的童谣:一五九一五七,七八七九八十一,八五九八五七,八八八九九十一。

炒蚕豆,炒豌豆,炒不起来翻跟头。

到桥吗?么么尼!到嘴(家)吗?么么尼!……到嘴了!(出远门总是徒步,跑累了一个娃娃双手搭另一个娃娃的双肩,低着头,闭着眼,任由前面的娃带着走,走一段再交换,有点自欺欺人认为这样能很快到家)……

方言童谣是一种血脉传承!更是故乡浓浓的板刻,它有自己的音节和习惯,有无法复制的乡音和民俗,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和欢乐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祖祖辈辈口口相传遗留下来的童谣,如何让孩子们真正的传承下去,这也许不是那么简单教一教就行的,还要有更长远规划和方言保护意识与行动才行……把根留住,重视方言就得从孩子抓起。我们的童年是何其的物质匮乏,但回忆起那些童年往事却总是快乐的,一如这些快乐的方言童谣深深镌刻在记忆里。

# 深秋三韵

□ 孙成栋

## 秋分

在这个清亮的早晨,一行雁阵飞过带露的芦野,与碧波中的那杆枯荷匆匆分别。

也许,这是一株三叶草的秋忆中,最温润的一个日子。阳光从树影中滴落下来,碎碎地铺满肩头。仰起头,透过纷飞的羽叶,一弯弯旋转的彩虹映入眼帘。而那只开满萤花的手,与镰把、犁弓、锄柄,幸福地相拥在一起。

天蓝蓝,宛如希望的颜色,又有着梦的质地。焦渴的眸子里,飘忽着时光的飞絮。高粱,在风中吟哦和歌唱,摇曳出一地的脆响。砖窗里,分蘖着淡淡的炊烟,仿若一声悠长的叹息。一叶榆木小舟,犁开菱菱田田的湖水,逸出一道道纤纹的波纹,恰如采菱的村姑心扉上溢出的笑靥。

有一种青涩,从这个时季里永远地消失了,像一袭风,一片云,一缕柳絮,一茬芦苇。在草木、田园、鸟鸣和暮烟中劳作一生的母亲,在露珠、月色、蒲香、烛光中修行一生的母亲,笑颜如菊。那些在阳光下飞舞的金色穗粒,宛若苍穹洒在大地上的珍珠,被农人辛勤的汗水涂亮,散发出泥土深处的芳香。

时光之芒,细如感伤。泡桐苦辣,睡莲莲香,都在第一滴朝露之前,优美地开过老过。谁总在远方静静地召唤我?那一缕缕泛黄的风,让生逝皆丰如沃野。农家房顶青瓦上晾着的、檐下竹匾里摊着的、屋后井水里浸着的、门前瓜藤间挂着的、院里柿树上悬着的,都是被鹭鸣濡湿的星星。

一枚葱绿,装饰了蒲公英的梦想,听着风的声音,哪里才是方向,才是归宿的港湾?秋虫的呢喃,洒破夜的沉静。月亮漂在水面,晕开的碧波上,月光在此岸彼岸间凝结成一把银浆。

季节,分成了两页;乡愁,划成了两瓣。

## 寒露

许多轻婉而鲜妍的翅膀,在日渐清冽的阳光下,悄悄地隐藏起来。沉淀着的,是村庄薄霭般的晓梦,是收割后简默的原野。

南风高举枯黄的中幡,呐喊着退远。杏黄的野菊花哟,开满河岸。蟋蟀的离愁滑过草叶,萤火虫的身影折进一首婉约的词。秋雨无痕,拈一朵微笑,晕染满坡的红叶。只是一低眉,心絮便如莺歌飘飞。月光片片,缤纷落于脚尖。

浩如烟波的生命里,足印深深漫过那个港湾,从此路上蔚蓝的声色。时节如此分明,何需号角提示,露在瓦楞上画下第一瓣白梅,水就给一帧寒影披上月辉。洞箫声声,如烟袅袅,似风徐徐,在无生之境浅吟低唱,漾出寒露的颜色。

凭窗听雨,倚床看风。雨落在莲蓬,风拂过芦蕊,钟声响了千年,是谁,一直在唱着那首未央歌?何劳雁阵的牵引,无需鹤鸣的鼓舞,乡思宛若影绰的霜花,以水的姿势漫溢。桂香似潮,洗濯着梦中的远方。那里,月色如愁,月光倾城。今夜,你是否是凝在我心头的那颗泪滴的露珠?

寒鸦映斜阳,静候梅的消息。被夜露滋润的光阴,恰如婷婷碎步的女子,轻轻地走过叶的昨天。皎洁的记忆恍若一粒粒蚌珠,散落于岁月的长河。将一枚祝福别在衣襟,解开泊在季节渡口的芦荻船,一转身即成背影。

屋外的梧桐,劲挺着孤零的枝丫,托举起层层叠叠的秋阳。牵挂的斑影,凝聚成阡陌上稀疏的褶皱。满篱扁豆花,蘸着新鲜的露水写诗,诗句如草叶样简洁、似新月般清雅。一场迟来的夜雨,就这样润湿了掌心。

亮在天涯处的那缕灯光,却似麦畦里初生的芽,忽闪着温暖而澄澈的眸子,欣欣地朝着严寒的故乡生长。

## 霜降

一扇烛影摇曳的窗,被流年的风当作倾诉的弦。雨,藏在一枚纤瘦的树叶身后。路边一盏昏黄的泪滴,在冬至之前,化作蒲公英的心曲。

露凝成珠,珠凝为晶。一茸莹白,沾停在深黄的秋叶之上,或渗透进待耕的泥土。有一种皴皴的期待,使濒临风干的心房倏忽间饱满起来,溢满稻穗的清香和柿子的甜润,仿佛枯萎的苇帘灌满了绿色的风。远方的地平线上,阳光初洒,清浅着映亮微云。寒萼初绽,惟有如水的霜华,将端丽和娴静织成风景。

冷然的日记里,思绪烟波浩渺,湖岸和岛屿连绵成网,鸥鹭却不会在晨雾里迷途。农事的脚步虽然琐碎,却紧密如昨夜的雨点。渔歌清亮,村姑挎着竹篮的身影浸湿在柔波里,漾出一幅隽敏的剪影。当风儿,融化在月色之中,我仰头寻觅无痕的岁月。沿着冰挂的方向,用桦叶,触摸霜花的脉络。

季节粗糙的掌心,在水的手背上轻轻摩挲,仿佛未经雕琢的璞玉缓缓滑过,漾过一阵冷冷的、厚厚的温暖。沙洲之上,丹鹤点点,驱散心头的灰暗和阴沉。困了灯的点缀,荒凉之野,依然透出一地明媚;黑白水墨,竟也洒出满纸烟霞。

犁铧划过土地的声音,犹如聚拢了无数花开的声音,清脆悦耳、温婉舒舒。又似后院枣树成熟的枣子落地,午后河边谁家母亲在捣衣,池塘里的莲蓬迎风摇曳,纵然只是隐隐地萦绕耳边,却成这个季节的天籁。

细细密密的霜蕊,被朝霞擦亮。农谚化作洁白的蝴蝶,在晨光里纷飞。阳光的亲吻,让冰心融成热泪。那打湿的窗沿,是种子芬芳了一枚的思念。

枫叶擎着火把,想把这夜点燃。南飞雁用翅膀,剪一幕爱情的放歌。



卫雨明作

